

中国近现代稀见史料丛刊【第五辑】

有泰日记（上）

有泰 著
康欣平 整理



凤凰出版社

“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中国近现代稀见史料丛刊【第五辑】

张剑 徐雁平 彭国忠 主编

有泰日记（上）

有泰 著

康欣平 整理

本辑执行主编 徐雁平

 凤凰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有泰日记 / 有泰著 ; 康欣平整理. — 南京 : 凤凰出版社, 2018.6

(中国近现代稀见史料丛刊. 第五辑)

ISBN 978-7-5506-2794-9

I. ①有… II. ①有… ②康… III. ①有泰—日记
IV. ①K827=5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125037号

- | | |
|-------|---|
| 书 名 | 有泰日记 |
| 著 者 | 有泰 著 康欣平 整理 |
| 责任编辑 | 韩凤冉 |
| 装帧设计 | 姜 嵩 |
| 出版发行 | 凤凰出版社(原江苏古籍出版社)
发行部电话025-83223462 |
| 出版社地址 |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邮编:210009 |
| 出版社网址 | http://www.fhcs.com |
| 照 排 | 南京凯建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
| 印 刷 | 南通印刷总厂有限公司
南通市通州经济开发区朝霞路180号,邮编:226300 |
| 开 本 | 880×1230毫米 1/32 |
| 印 张 | 27.25 |
| 字 数 | 708千字 |
| 版 次 | 2018年6月第1版 2018年6月第1次印刷 |
| 标准书号 | ISBN 978-7-5506-2794-9 |
| 定 价 | 150.00元(全二册)
(本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电话:0513-80237871) |

《中国近现代稀见史料丛刊》总序

在世界所有的文明中，中华文明也许可说是“唯一从古代存留至今的文明”（罗素《中国问题》）。她绵延不绝、永葆生机的秘诀何在？袁行霈先生做过很好的总结：“和平、和谐、包容、开明、革新、开放，就是回顾中华文明史所得到的主要启示。凡是大体上处于这种状况的时候，文明就繁荣发展，而当与之背离的时候，文明就会减慢发展的速度甚至停滞不前。”（《中华文明的历史启示》，《北京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

但我们也要清醒看到，数千年的中华文明带给我们的并不全是积极遗产，其长时段积累而成的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具有强大的稳定性，使她在应对挑战时所做的必要革新与转变，相比他者往往显得迟缓和沉重。即使是面对佛教这种柔性的文化进入，也是历经数百年之久才使之彻底完成中国化，成为中华文明的一部分；更不用说遭逢“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李鸿章《筹议海防折》），“数千年来未有之巨劫奇变”（陈寅恪《王观堂先生挽词序》）的中国近现代。晚清至今虽历一百六十余年，但是，足以应对当今世界全方位挑战的新型中华文明还没能最终形成，变动和融合仍在进行。1998年6月17日，美国三位前总统（布什、卡特、福特）和二十四位前国务卿、前财政部长、前国防部长、前国家安全顾问致信国会称：“中国注定要在21世纪中成为一个伟大的经济和政治强国。”（徐中约著《中国近代史》上册第六版英文版序，香港中文大学2002年版）即便如此，我们也不能盲目乐观，认为中华文明已经转型成功，相反，

中华文明今天面临的挑战更为复杂和严峻。新型的中华文明到底会怎样呈现,又怎样具体表现或作用于政治、经济、文化等层面,人们还在不断探索。这个问题,我们这一代恐怕无法给出答案。但我们坚信,在历史上曾经灿烂辉煌的中华文明必将凤凰浴火,涅槃重生。这既是数千年已经存在的中华文明发展史告诉我们的经验事实,也是所有为中国文化所化之人应有的信念和责任。

不过,对于近现代这一涉及当代中国合法性的重要历史阶段,我们了解得还过于粗线条。她所遗存下来的史料范围广阔,内容复杂,且有数量庞大且富有价值的稀见史料未被发掘和利用,这不仅会影响到我们对这段历史的全面了解和规律性认识,也会影响到今天中国新型文明和现代化建设对它的科学借鉴。有一则印度谚语如是说:“骑在树枝上锯树枝的时候,千万不要锯自己骑着的那一根。”那么,就让我们用自己的专业知识与能力,为承载和养育我们的中华文明做一点有益的事情——这是我们编纂这套《中国近现代稀见史料丛刊》的初衷。

书名中的“近现代”,主要指1840—1949年这一时段,但上限并非以一标志性的事件一刀切割,可以适当向前延展,然与所指较为宽泛的包含整个清朝的“近代中国”、“晚期中华帝国”又有所区分。将近现代连为一体,并有意淡化起始的界限,是想表达一种历史的整体观。我们观看社会发展变革的波澜,当然要回看波澜如何生,风从何处来;也要看波澜如何扩散,或为涟漪,或为浪涛。个人的生活记录,与大历史相比,更多地显现出生活的连续。变局中的个体,经历的可能是渐变。《丛刊》期望通过整合多种稀见史料,以个体陈述的方式,从生活、文化、风习、人情等多个层面,重现具有连续性的近现代中国社会。

书名中的“稀见”,只是相对而言。因为随着时代与科技的进步,越来越多的珍本秘籍经影印或数字化方式处理后,真身虽仍“稀见”,化身却成为“可见”。但是,高昂的定价、难辨的字迹、未经标点的文

本,仍使其处于专业研究的小众阅读状态。况且尚有大量未被影印或数字化的文献,或流传较少,或未被整合,也造成阅读和利用的不便。因此,《丛刊》侧重选择未被纳入电子数据库的文献,尤欢迎整理那些辨识困难、断句费力、哀合不易或是其他具有难度和挑战性的文献,也欢迎整理那些确有价值但被人们习见思维与眼光所遮蔽的文献,在我们看来,这些文献都可属于“稀见”。

书名中的“史料”,不局限于严格意义上的历史学范畴,举凡日记、书信、奏牍、笔记、诗文集、诗话、词话乃至序跋汇编等,只要是某方面能够反映时代政治、经济、文化特色以及人物生平、思想、性情的文献,都在考虑之列。我们的目的,是想以切实的工作,促进处于秘藏、边缘、零散等状态的史料转化为新型的文献,通过一辑、二辑、三辑……这样的累积性整理,自然地呈现出一种规模与气象,与其他已经整理出版的文献相互关联,形成一个丰茂的文献群,从而揭示在宏大的中国近现代叙事背后,还有很多未被打量过的局部、日常与细节;在主流周边或更远处,还有富于变化的细小溪流;甚至在主流中,还有漩涡,在边缘,还有静止之水。近现代中国是大变革、大痛苦的时代,身处变局中的个体接物处事的伸屈、所思所想的起落,藉纸墨得以留存,这是一个时代的个人记录。此中有文学、文化、生活;也时有动乱、战争、革命。我们整理史料,是提供一种俯首细看的方式,或者一种贴近近现代社会和文化的文本。当然,对这些个人印记明显的史料,也要客观地看待其价值,需要与其他史料联系和比照阅读,减少因个人视角、立场或叙述体裁带来的偏差。

知识皆有其价值和魅力,知识分子也应具有价值关怀和理想追求。清人舒位诗云“名士十年无赖贼”(《金谷园故址》),我们警惕袖手空谈,傲慢指点江山;鲁迅先生诗云“我以我血荐轩辕”(《自题小像》),我们愿意埋头苦干,逐步趋近理想。我们没有奢望这套《丛刊》产生宏大的效果,只是盼望所做的一切,能融合于前贤时彦所做的贡献之中,共同为中华文明的成功转型,适当“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

《丛刊》的编纂,得到了诸多前辈、时贤和出版社的大力扶植。袁行霈先生、傅璇琮先生、王水照先生题辞勸勉,周勋初先生来信鼓励,凤凰出版社姜小青总编辑赋予信任,刘跃进先生还慷慨同意将其列入“中华文学史史料学会”重大规划项目,学界其他友好也多有不同形式的帮助……这些,都增添了我们做好这套《丛刊》的信心。必须一提的是,《丛刊》原拟主编四人(张剑、张晖、徐雁平、彭国忠),每位主编负责一辑,周而复始,滚动发展,原计划由张晖负责第四辑,但他尚未正式投入工作即于2013年3月15日赍志而歿,令人抱恨终天,我们将以兢兢业业的工作表达对他的怀念。

《丛刊》的基本整理方式为简体横排和标点(鼓励必要的校释),以期更广泛地传播知识、更好地服务社会。希望我们的工作,得到更多朋友的理解和支持。

2013年4月15日

前言

有泰(1844—1910),字梦琴,卓特氏,蒙古正黄旗人。同治四年(1865)三月,考取额外蒙古协修官。同治五年(1866)八月,有泰掣签户部。同年十二月,文宗皇帝《实录》修成,受记录两次奖励。同治六年(1867)二月,实录馆保举其为户部额外主事,同治八年(1869)三月补缺。光绪九年(1883)七月,有泰随额勒和布赴陕西查办案件,充随员。光绪十二年(1886)八月,选补为兵部武库司员外郎。光绪二十一年(1895)五月,外放任江苏常州府知府。光绪二十四年(1898)十月,端郡王载漪奏请有泰回京,充任虎神营右军统领。光绪二十六年(1900)三月初四日,任鸿胪寺少卿。

光绪二十八年十一月初三日(1902年12月2日),有泰在日记中道:“内阁奉上谕:有泰着赏给副都统衔,作为驻藏办事大臣。”光绪三十二年十月二十三日(1906年12月8日),清廷下旨:“命驻藏办事大臣有泰来京当差,以帮办大臣联豫为办事大臣。赏候补五品京堂张荫棠副都统衔,作为驻藏帮办大臣。”^①光绪三十二年十一月十

^① 《清实录·德宗景皇帝实录(八)》卷565“光绪三十二年十月癸未”条,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483页。另见吴丰培辑:《清代藏事奏牍·张荫棠驻藏奏稿》,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年,第1317页。

2 有泰日记

八日(1907年1月2日),张荫棠致电外务部,由其代奏朝廷,参劾有泰。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1月9日),清廷下旨:“张荫棠电悉,据陈藏中吏治之污,鱼肉藏民,侵蚀饷项,种种弊端,深堪痛恨。……有泰庸懦昏愦,贻误事机,并有浮冒报销情弊。著先行革职,不准回京,听候归案查办。仍著张荫棠严切彻查,据实具奏。”^①光绪三十三年二月三日(1907年3月16日),清廷就有泰案再发谕旨:“张荫棠电奏悉,据称查明各员亏空情形各节。……有泰身为大臣,未能洁己率属,实属辜恩,所请议罚,不足蔽辜,著改为发往军台效力赎罪。”^②光绪三十三年三月六日(1907年4月18日),有泰自拉萨开始返回北京,翌年二月九日(1908年3月11日)抵京。光绪三十四年三月四日(1908年4月4日),有泰前往发配地张家口。宣统二年(1910),有泰死于张家口。

有泰最早的日记,记载于同治五年(1866)的《时宪书》之“正月”页上,内容为“考中廿六名额外蒙古协修官,同治四年三月廿五日”^③。此则日记应为补记。有泰自同治五年(1866)正月开始写日记,至宣统元年二月十五日(1909年3月16日)止,前后长达44年。自同治五年(1866)三月至光绪二十一年(1895),此三十年的有泰日记,均用小楷记载在大清《时宪书》上,不过记载太过于简略,如标明某位清朝皇帝、皇后、太后的祭日及寿日,以及官场应酬、人际交往、家庭生活琐事等等,未形成完整记述,为备忘录性质。而光绪二十一年七月初二日(1895年8月21日)之后的日记,有泰用“秀文斋”红

^① 《清实录·德宗景皇帝实录(八)》卷567“光绪三十二年十一月戊午”条,第505页。

^② 《清实录·德宗景皇帝实录(八)》卷570“光绪三十三年二月甲子”条,第537页。

^③ 《稿本有泰文集》第1册,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2005年,第325页。

格稿纸专门书写,较之前所记大为不同,形成完整记述。此次整理的日记即从光绪二十一年七月初二日(1895年8月21日)始,终于宣统元年二月十五日(1909年3月16日),时间跨度约十四年,定名“有泰日记”。

本次整理选取的底本为2005年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影印出版的《稿本有泰文集》,该稿本收录了有泰的全部日记。需要说明的是,著名藏学专家吴丰培先生整理过《有泰驻藏日记》(中国藏学出版社1988年出版),内容为光绪二十八年十一月三日(1902年12月2日)至光绪三十四年三月二十九日(1908年4月29日)的近六年有泰日记。不过,稍有遗憾的是,吴丰培先生整理的《有泰驻藏日记》为毛笔抄录,没有标点,且有少许抄录错误^①。本次整理的有泰日记覆盖吴丰培整理本的全部内容,参酌前贤自然难免,谨致谢意。

二

“有泰日记”时间跨度较大,内容丰富,可信度颇高,具有珍贵的研究价值。

其一,有泰任驻藏办事大臣时期日记,是目前所知清代一百多位驻藏大臣中所留下来的惟一日记,内容涉及晚清西藏政治、社会、历史、文化、风俗、外交、地理等方面,弥足珍贵。

有泰任驻藏办事大臣时,经历英国第二次侵略西藏、驻藏帮办大

^① 尽管如此,吴丰培整理的《有泰驻藏日记》史料价值颇高:将吴丰培整理《有泰驻藏日记》与影印出版的《稿本有泰文集》相关部分相比,吴先生当时在整理时将夹在日记中的信函底稿以及所抄录的诗文录入日记相应位置,而影印出版的《稿本有泰文集》日记部分却没有此内容。这些内容为研究有泰的重要史料。

臣凤全在巴塘遇难、九世班禅被英人诱导赴印度等一系列晚清西藏史上的重大事件。在藏期间，有泰还经历自己被查办藏事大臣张荫棠参劾；他目睹、听闻驻藏办事大臣联豫和张荫棠在西藏倡办新政，等等。以上种种有泰在日记中均有详细的记载，为了解清末西藏政治演变的一手材料。虽然有泰的记载难免受个人立场、喜恶等因素影响，但从整体上来说，他对基本事实的记载可信度很高。他的日记可以帮助厘清西藏近代政治史的错讹说法，试举一例：

藏学界、史学界关于光绪三十年七月二十八日（1904年9月7日）签订的《拉萨条约》有一个流行的说法：时任驻藏办事大臣有泰准备在其上画押，被文案何光燮劝阻“弗画”，有泰才没有画押。此说最早见于何藻翔宣统二年（1910）所著《藏语》一书：

（光绪三十年）六月二十二日夜，达赖由色拉寺逾岭北走青海。英官与藏官在布达拉山，拟约十条，交有泰画押，有泰不敢枝梧，迳欲画押。文案何光燮，以未奉外部之命，劝阻弗画。英官诱有泰，以外务部如不允照行，此约亦可作废。有泰游移欲画，何曰：“与其后日废约，何如俟外务部电覆，然后画押。万一钦差画押后，外务部不照准，英人又不肯废，将如之何？”有泰乃以约稿电外部。旋奉外部诘责：“何以任令英、藏官擅行议约？”禁勿画押。^①

1925年朱绣所著《西藏六十年大事记》中亦持何光燮劝阻有泰弗画押藏约观点：

（光绪三十年六月）二十二日，英军入拉萨，兵数四千人，大炮十二门。英人径与藏官开议，在布达拉山定约十条，交有泰画

^① 何藻翔：《藏语》，上海：广智书局，清宣统二年（1910），第78页。

押。有泰不敢抗议，竟欲画押。文案何光燮以未奉外部之命，劝阻弗画。英官言：“外务部如果不允，此约亦可作废。”有泰游移欲画。何曰：“与其日后废约，莫若俟外部复电，万一画押后，外部不照准，英又不肯废，将如之何？”有泰始以约稿电外部。旋奉外部诘责：“何以任令英、藏官擅行议约？”禁勿画押。^①

著名藏学学者牙含章依据朱绣所记，在其影响广泛的《达赖喇嘛传》一书持何光燮劝阻有泰弗画押藏约说。此说在藏学界、史学界十分流行，几为定论。然而，只要仔细比照当事人有泰的日记、奏折中相关记载，以及其他有关史料，不难发现上述说法存在不少漏洞，甚至虚假成分。阅读“有泰日记”相关内容可知：何光燮为前任驻藏办事大臣裕钢的亲信，驻藏大臣的文案通常由自己的亲信充任，何光燮不是有泰的文案，有泰文案另有其人；有泰一到藏就对何光燮不满，对何光燮进行当面申饬，二人关系疏远，以致《拉萨条约》签订时何光燮未在现场。光绪三十年七月二十七日（1904年9月6日），有泰在日记中道：

早九点钟至拉鲁洋营，同恩惠臣、范湘梅、余鹤孙、江少韩、刘化臣会荣赫鹏、惠德、韦礼敦、卧克纳并洋武官十余员，及噶勒丹池巴、四噶布伦、大堪布、大中译等，因条款番边已允从，拟明日下午三点钟到布达拉山画押。始则番边不允，继而洋人非至此不可。因两点钟遣恩惠臣、刘化臣、李福林会同洋人往看，已定画押之处。江少韩带笔贴式斌泰、字识马永太在彼写条约汉字，至灯后方回。晚饭前至马号看猴子，到洋务局与湘梅、少嵩、

^① 朱绣《西藏六十年大事记》最早出版于1925年，由京报社印行。此处据朱绣编著，吴均校注：《西藏六十年大事记》，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1996年，第19页。

惠臣、竹君谈，饭后找鹤孙谈，小瑾忽来，北山大雪。

次日，即七月二十八日(9月7日)，有泰在日记中云：

早找鹤孙谈。下午三句钟赴布达拉山，先恭谒圣容，遂至达赖喇嘛正殿，有穆宗御赐“振锡绥疆”匾。聚集洋番官并竹巴娃噶必丹等画押，惟英番其印以荣大臣英字、噶勒丹池巴番字前后用之，噶勒丹池巴用达赖喇嘛之印画讫。荣大臣告番官一片言语，不过和好之意。荣大臣带有二千洋兵以示威武而已。番边盖印前，先将番文朗诵一通，其人为惠大臣。闷喜乃哲孟雄人，其装束与汉人无异，缎袷袄，缎坎肩，靴子，小帽，不过满留头，有耳环，闻哲孟雄自归洋人保护，皆改此装束，亦奇已哉。余告以现已电奏，俟奉有旨意，再行补画，洋官允之。回署已掌灯矣。晚饭后，小瑾送公事略谈，鹤孙来长谈。

此二则日记详细记载了《拉萨条约》签订时有泰的活动，如签约过程、所见何人，甚至连签约会场哲孟雄人的装束都没有遗漏。在记载这么多人当中，并未提及何光燮。此外，何藻翔所著的《藏语》中说，在何光燮提醒下，“有泰乃以约稿电外部”。实际上，有泰光绪三十年七月二十八日签约当日日记“余告以现已电奏”为事实，因为在此之前的七月二十三日，有泰已致电外务部，将英国所送条约十章全部发往，并请求外务部代奏朝廷^①。总括起来讲，何光燮不是驻藏办事大臣有泰的文案；有泰对何光燮十分不满，二人关系疏远，有泰的日记丝毫未提及何光燮签约时在场；有泰在签约之前已向清廷汇报约章，并非在何光燮提醒之下才做。因此可以断定，何光燮劝阻有泰

^① 吴丰培辑：《清代藏事奏牍·有泰驻藏奏稿》，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年，第1190—1192页。

弗画押藏约说不能成立^①。

有泰驻藏日记亦对西藏历史、宗教、文化等有珍贵记载。例如，光绪三十年九月初二日（1904年10月10日），有泰与其随员考察了大昭寺，当日日记记载：

内有观音像，珠宝已不计其数，顶有白金刚石一（棵）[颗]，有栗子较大。如来佛铜像，乃唐朝铸，西北朝佛者，即朝此尊也，年年贴金，并未见厚，前有酥灯碗，皆系金造，竟有十数具佛冠，均系珠宝，用金打造。闻系贡克扎拉参北路喇嘛，后封活佛。所进，背后有矮如来佛，传闻曾与汉人说话。两廊各佛罗汉像甚多，有石上现形文殊佛，并有莲花佛，欢喜佛，俗呼阴阳佛。护法宗喀佛，各辈达赖。登楼有白喇嘛像，乃女身，其珠宝缨络甚多，最奇前后左右均有老鼠绕行，并不怕人，或吃酥油或吃糌粑，屡屡而行，闻死鼠有蒙古来买者，竟值十两银一枚。闻韦礼敦领事云，此喇嘛曾至英朝皇帝。再上楼一层，为白喇嘛生母之像，其丑如恶鬼，不似白喇嘛像体面，旁有墙，上一洞，其臭不可闻，传言圈鬼之处。余谓必为耗子窝，内有多死耗子，以致如此之臭，鹤孙颇以为然。又一殿在右墙下，自来生石羊一只，如玉米大，已露半身，或云已四十余年，年年长，又云如全出，则藏地难保矣。其在极顶处看瓦椽，均系金铸，如来佛门旁竟有用金叶裹者，可谓极富丽矣。庙坐东，向西北面夹道有赞普像、唐公主像，及送公主老使臣像、有长须，不知何人。公主娃娃像，又有赞普之妾别蚌子女像。唐公主像并不美，其余尚好。山门内有五辈达赖貌尚好。与哲布尊丹巴谈道画像。哲普有须，貌甚丑，似蒙古人也。缘朔日每行香，未得细瞻仰，故今日有此行。庙旁又有观音佛殿，内缘像亦

^① 详证请参阅拙作《何光燮劝阻有泰弗画押藏约说之考辨》，四川大学藏学研究所编：《藏学学刊》第12辑，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15年。

有老鼠来往者，外壁厢国朝平廓尔喀纪功碑，外有唐碑在庙前，已为风雨并酥油所污，均剥落矣。

关于大昭寺，成书于乾隆末的《西藏志》有如下记述：

大昭，在拉萨内，名曰老木郎。建自唐时，坐东向西，楼高四层，上有金殿五座，阑干殿宇皆系铜底溜金，宏敞壮丽，焕然夺目，宝珍奇玩，毕聚于内。中殿供大佛名觉释伽摩尼，云自中土侍随唐公主至藏，年甫一十二岁，成圣西域；或云自中国铸请来者。左廊有唐公主暨土蕃赞普，并白布国王女塑像祀之，其内神佛万计，皆用大铜缸贮酥油点灯为供，惟唐公主前不点酥油灯。楼顶东南隅金殿内有百喇末殿，神名百喇末，云系唐公主威圣神灵显赫，人民敬畏之，汉人有称骡子天王者。内藏尚古军器，其剑长五六尺，鸟枪有八九尺一丈长者，形与今之五子炮同。弓鞞箭袋亦甚大，其箭有四五尺长者，殊为异观。大殿内，有明万历时太监杨英所立碑一通。殿门外前廊壁上，绘有唐三藏师徒四众像。昔唐公主晚年好佛，皈依释教，故西向其门。门外唐番和盟碑，高约一丈五尺，宽约四尺，厚约三尺，两旁刊有大臣、太宰、尚书等字迹，并牛僧孺姓名，但年远模糊，不能悉读，仅录其略，载于后编。碑旁有唐植古柳二株，老干盘屈，若龙虬然。^①

比对有泰记述的大昭寺与《西藏志》所记述的大昭寺，在全面性、准确性方面有不及后者之处，如对军器、碑的记述。但有泰的记述不似志书般正式，带有强烈个人感受，忌讳较少，含有一定历史信息。譬如，有泰对蒙古人以十两银子买白喇嘛像旁的一只死鼠表现出惊

^① 《西藏研究》编辑部：《西藏志 卫藏通志》，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4页。

讶。有泰还记载了英国人韦礼敦的说法，即白喇嘛曾至英国拜见国王。有泰的这些记述已成为了解清末大昭寺情形的珍贵资料。

其二，除了驻藏部分日记，“有泰日记”的其他内容亦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光绪二十一年（1895）有泰被外放江苏常州府知府，光绪二十四年（1898）十月他被端郡王载漪奏请回京，他在常州知府任上计三年之久，其间经历多在他的日记中有反映，且许多涉及当时常州政治、经济、文教、治安等方面的内容，颇具史料价值。

作为地方官，有泰经常参加常州祭祀活动，他在日记中颇多此方面的记载。例如，光绪二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一日（1896年2月4日），有泰日记云：

午时迎春，朝服至玄妙观东郊公所会各同寅，至芒神前行一跪三叩礼，并进香进爵，以酒浇牛，来去均用亮轿，武进一阳湖二总捕三，督粮因病未到。芒神在前，牛在后，余则牛后，殊为可笑。用全仪仗对马，家人均翻穿衣褂，顶马则顶翎，前趋锣鼓音乐，由东门至西门，复至东门过迎春桥，进署，合城士女无不往观，轿上非常之晒，又渴又饿，其窘万状，到署即更衣蟒袍补褂。复出至芒神前一揖，两县递酒，大堂筵宴，春酒，有戏，一老者一少年一老旦，不知何戏，曲未终则抢宴者至矣，藉此溜入衙内。未刻鞭春，蟒袍补褂，芒神前三进香进爵，一跪三叩礼在大堂左，牛在大堂右，礼房递春鞭，至牛前围绕三匝，鞭数下，则抢牛者亦至矣，礼成。众寅友来贺，晚请众幕酒。

此则日记详细描述了当时常州祭拜芒神的过程，对了解晚清时期芒神祭祀文化颇有助益。又如，光绪二十二年二月初二日（1896年3月15日），这一天有泰主持了常州府文庙丁祭，他在日记中道：

寅初朝服谒文庙丁祭，文武齐集官厅，读祝生揖请祝文金

名，引赞生揖请盥洗起鼓，由东庑上殿至至圣位、四配位、十哲位，东西庑各视陈设毕，至东戟门立候，赞各官就位，次承祭官就位，跪行灌鬯礼，进璋池三灌酒，即三举，撤璋池，瘞毛血，俟璋池上殿行三叩首礼，下殿，赞迎神各就位，西向跪迎过，同复位，参神行三跪礼，行初献礼，升坛，由东阶上，诣香案，跪，三上香，三拱手，叩，同诣酒尊所，举冪酌酒。诣神位前跪，奠帛，一拱手，初献爵，一拱手，叩，同诣香案，俟分献官行礼，下殿复位，跪宣读祝文，读毕，三叩，同复位，行亚献礼，升坛，诣酒尊所，举冪酌酒。诣神位前跪，启献爵，一拱手，叩，同复位，俟分献官行礼，行终献礼，升坛，诣酒尊所，举冪酌酒。诣神位前跪，终献爵，一拱手，叩，同诣香案前，跪，福酒一拱手，福胙一拱手，三叩，同下殿复位，亦由东阶下。赞送神行二跪礼，赴大成门恭立，焚祝帛望燎礼毕，复位，赞退班，至官厅更衣，回署已天明，大约初礼至终礼总在一时余，不能不通身透汗矣。

如此详细的常州府“二月二”文庙丁祭仪式记载，有助于了解晚清时期的祭孔文化。

有泰任常州知府时，经常主持府属各县文童考试，他在日记中有许多此方面的详细记载。譬如，光绪二十二年四月十二日（1896年5月24日）有泰日记云：

丑正升参炮，众官聚齐，遂升堂，武进县参堂后即赴龙门入座，俟点名毕，除留场委员，众官退，封门，入内。出已冠首题：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未冠首题：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通场次题：友其德也，不可以有挟也。诗题：欲语羞雷同，得同字五言六韵。恭默圣谕“士习端而后乡党视为仪型”，至“如是斯可以为士”。午初令教官打戳，酉正起放头二三牌。因将卷分七分，郁宪辰先生少分，总校，以“平地丹梯甲乙高士”字分之。其余王皆吉先